

伤寒论崇正编

黎庇留 著
张效霞 校注



近代名医伤寒论著十人书

古今医著汗牛充栋，学者苟宜由博返约，唯善是从。学无捷径，只有勤而读书，不断实践，才能尽得其学。

学苑出版社

伤寒论崇正编

黎庇留

著

张效霞

校注

近代名医伤寒论著十人书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伤寒论崇正编 / 黎庇留著; 张效霞校注.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077-3807-0

I. ①伤… II. ①黎…②张… III. ①伤寒论-研究
IV. ①R222.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2536 号

责任编辑: 陈 辉 付国英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市广内印刷厂

开本尺寸: 890×1240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242 千字

印 数: 0001—3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序

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一书，现已被公认为是中国古代医学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俱备的经典之作。其实，《伤寒杂病论》在唐代以前的辗转传抄过程中，其书名、卷数、内容及分合虽屡有变化，但未见有人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唐代也只有孙思邈在晚年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形式将其录入《千金翼方》中。可以说，这时的《伤寒杂病论》尚只被视为是方书之一种，其理论体系并未受到医家的广泛重视。迨至宋代，校正医书所“先校定张仲景《伤寒论》”，又校定了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的《金匱玉函经》。这是宋代所行张仲景著作的两种传本，但其内容均是只论伤寒，不及杂病。后有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蠹简中发现《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卷辨伤寒、中卷论杂病、下卷载方并疗妇人。校正医书所删去论伤寒的部分，并将方剂附于各种杂病之后，成为现今所见的《金匱要略》一书。故流传至今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实际上分为两种：一是专论伤寒的《伤寒论》，二是广涉杂病的《金匱要略》。其中的《伤寒论》部分，经成无己逐条注释后，逐渐上升成为“经”。其中的方剂，作为“经典

方”而称“经方”，取代了自《汉书·艺文志》以来含义为“经验方”的“经方”概念，张仲景本人也一跃被尊为万世景仰的“医圣”。

纵观《伤寒论》的研究史，一般公认有三次研究高潮。一是宋金时期，对《伤寒论》的研究逐渐勃兴，形成了《伤寒论》研究史上的第一次高潮。据曹炳章《历代伤寒书目考》统计，这一时期从事《伤寒论》研究者达 77 家，但流传下来的只有韩祇和《伤寒微旨论》、庞安时《伤寒总病论》、杨士瀛《伤寒类书活人总括》、朱肱《南阳活人书》、许叔微《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和《伤寒九十论》、汤尹才《伤寒解惑论》、郭雍《伤寒补亡论》、钱闻礼《伤寒百问歌》、李子建《伤寒十劝》等 20 余种。而金地聊摄的成无己，以《素问》、《难经》为依据，著《注解伤寒论》，大行于世，成为全文注释《伤寒论》的第一家。二是明清时期，围绕着《伤寒论》的编次注释、研究方法、六经本质等问题，诸家争鸣，相互问难，分别采用错简重订、维护旧论、以方类证、以法类证等研究方法，促进了《伤寒论》理论与实践的大发展，《伤寒论》不再被认为仅是治疗伤寒病的专书，而是看作治疗百病的基础与轨范，突出强调了《伤寒论》在临床上的普遍指导意义，并蔚成《伤寒论》研究史上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的《伤寒论》研究著作达 160 余种，较具影响的有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喻

昌《尚论篇》、张志聪《伤寒论集注》、柯琴《伤寒来苏集》、尤怡《伤寒贯珠集》、徐大椿《伤寒论类方》、钱潢《伤寒溯源集》、沈金鳌《伤寒论纲目》等。三是上个世纪的前五十年，特别是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激烈的中西论争中，在“废止中医”之声甚嚣尘上的形势下，又出现了第三次研究高潮。这一时期的《伤寒论》研究著作达95种，已不局限于《伤寒论》原著之研究，而是将《伤寒论》视为中医学的缩影，借鉴西方医学和日本汉方医学之学说，着力论证《伤寒论》的科学性，拓展“经方”的应用，极大地推进了《伤寒论》研究水平，提高了中医临床疗效。

近代《伤寒论》研究高潮的兴起，有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特定的学术环境。其一，“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的日趋迅速、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传统经学研究和思维方式的冲击、近代科学技术尤其是西方医学的大量引进，对中医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尤其是从限制中医教育、不准中医教育加入学系，到余云岫“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出笼，使得中医被置于受压抑、受批判乃至消灭的境地。中医界面临着“张皇学术、存亡续绝”的重大选择。奋起抗争、求存图兴成为中医界的共同目标。《伤寒论》研究在中医学低潮中的崛起，正是《伤寒论》的临床实践性适应了中医学求存图兴的迫切需要。其二，随着中医教育由师

承、家传等传统教育方式到以社会化大生产的学校教育为主模式地转变，为顺应西方教育模式要求具有统一的学制、教材、教学计划等最基本的条件，新式中医学教材的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当时的医家普遍认为，《伤寒论》是中医辨证审机论治原则的代表，理法方药严谨，疗效卓著，是持西医学学术观点以评鹭中医者无懈可击的。而《内经》中的若干学说，在当时科学条件下难以确证。因此，《伤寒论》这部久经实践检验、朴实无华的经典之作，遂被确定为近代中医教育中向学生传授辨证论治、处方用药的范本。其三，日本“明治维新”时，汉方医学曾被废止。上世纪初，以研究《伤寒论》为特色的古方派重新崛起，实现了汉方医学的复兴。新汉医继承了《伤寒论》的实践精神，吸取了西方医学的某些理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一点给近代中医学界以很大启发。特别是在近代“改进中国医学，假道日本较欧美便捷”的思想指导下，这些进步的中医学者从日本翻译了一大批中西医学著作，日本学者研究《伤寒论》的许多代表作品也被译介到中国。这对近代的《伤寒论》研究及其在近代中医教育中地位的确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于是乎，涌现出一批著名医家和颇具特色的《伤寒论》研究著作。一些医家历经晚清和民国两个不同时代，阅历丰富，造诣深湛。他们学术主张不同，思想立场各异，但均以中医学术发展为根本追求，各张

其说，独领风骚。他们当中，既有继承清代乾嘉学派传统，重视经典研究，考证、校勘、辑复、诠释、传播中医学理论家，也有立足临床，以卓越的临证疗效固守中医阵地的临床家，更有致力于中西学术汇通和融合，办学校、编教材，探索中医发展新路的先驱者。

学苑出版社自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出版医药卫生类图书近千种，并形成了在中医历代医家典籍校勘注释、中医临床医案医话、中医方药等领域独树一帜的出版特色。在编辑出版“伤寒论注十人书”（《伤寒百问》、《注解伤寒论》、《伤寒论条辨》、《尚论篇》、《伤寒论集注》、《伤寒来苏集》、《伤寒贯珠集》、《伤寒论类方》、《伤寒溯源集》、《伤寒论纲目》）的基础上，复从近代《伤寒论》研究高潮中涌现出的众多考据精当、注释详尽、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著作中，通过反复论证，严格筛选，将其中流传较广、影响颇大，特别是付梓问世以来重印较少但具有较高临床使用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的名著，汇辑成“近代伤寒论注十人书”，即汪莲石《伤寒论汇注精华》、恽铁樵《伤寒论研究》、黎庇留《伤寒论崇正编》、陈伯坛《读过伤寒论》、曹颖甫《伤寒发微》、陆渊雷《伤寒今释》、朱壶山《伤寒论通注》、祝味菊《伤寒质难》、陈逊斋《伤寒论改正并注》、包识生《伤寒论讲义》，以期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近代《伤寒论》研究的历史概貌和发展水平。

《伤寒论汇注精华》系近代经方大家汪莲石尽其数十年之精力，荟萃历代《伤寒论》注本之精华，间附己意编撰而成。书中汇集了喻嘉言、陈修园、舒诏、柯韵伯、程郊倩、魏念廷等近40家的不同观点，且不为一家人之言所囿，足令阅者易于检校，启发心思，是一部有见解、切实用的研究《伤寒论》的著作。

《伤寒论研究》为近代著名医家恽铁樵研究《伤寒论》的心得之作。主要阐述了对改革中医的看法及对伤寒六经、伤寒提纲证的见解，讨论了伤寒的用药及药物研究、中西医关于病名病理的异同点及其对潜伏期、伤寒传经、治疗法等问题认识，并结合临床医案总结了自己的临床治疗心得，颇多个人见解。

《伤寒论崇正编》系近代岭南伤寒名医黎庇留积五十年之学养，正百数十节之舛误，精心编注而成。注文采集前人之说，并加按语，言简意赅，见解独到，是学习、研究《伤寒论》较好的参考著作。

《读过伤寒论》系近代岭南名医陈伯坛采用“以经注经”的方法研究《伤寒论》的传世之作。强调阴阳理论，指出《伤寒论》实以“阴阳”二字为心法，知阴阳为眼法，治阴阳为手法。不仅全面阐释《伤寒论》之经义，且能批评自晋以来诸家注疏之得失。阐幽探奥，融会贯通，且颇多独到之见，堪称近代注释《伤寒论》之佳本。

《伤寒发微》系近代经方大家曹颖甫的代表作之一。书中注释以采张志聪、黄元御二家之说为主，兼取他家之长，并多能阐发己见而别具心得。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释条文、分析病机、讲解方药，多博引治验，以为佐证。还善于会通《伤寒论》全书阐发经文微义，一洗浮论，见解不凡，是中医近代史上著名的《伤寒论》注本之一。

《伤寒论今释》系陆渊雷“取古书之事实，释之以科学之理解”，综合前人注疏，参考日本医家研究成果，对《伤寒论》采用较浅显的理论予以分析、归纳和诠释而成。书中引中日古今医家之言近百家，尤重柯琴、吴谦诸说，并选注精要。其中对于方剂之论述，尤为详切。各方下广引诸家之方论，并附有验案。对学者不仅有裨实用，且多可触发巧思，在近代《伤寒论》注释著作中自成一家言。

《伤寒论通注》为朱壶山“壶山医庐丛书”之一。每条条文前冠以精练文字作为标题，使学者一目了然。注文汇通中西医之义，择历代注家之精论而折中其说，解释明白，条理清楚，以注重临床、不作逐字逐句校考订正为特色，足资学习研究《伤寒论》之参考。

《伤寒质难》系陈苏生到祝味菊家中探讨学问，反复辨难，笔录当日之问答，积三年功夫，仿《内经》问答形式整理而成。此书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以八纲论杂

病，以五段论伤寒的辨证方法。治疗上，强调匡扶正气之法，擅用附子等温阳之药。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学识，对温热病的病因、截断、逆转等问题，提出了质疑。

《伤寒论改正并注》为陈逊斋参考诸家之说，以多年研讨《伤寒论》之心得精心编撰而成。随文释义，正讹补脱，衷中参西，阐发经旨，每遇疑惑难解之处，予以改字，颇不乏洞贻发微之见，是近代《伤寒论》研究著作中较典型的注疏之作。

《伤寒论讲义》系包识生研究《伤寒论》的力作之一。分注、讲、义三项，以问答的形式，逐条解析原文，并融贯诸家之长，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于学者多所启迪。

从整体上看，这套丛书具有下列特点：①选书科学而精当。所收著作均为近代名医研究《伤寒论》的代表性名著，学术价值高，时代特色浓厚，当今实用指导价值高。②整理水平高，版本内容可靠。每部书均精选最佳版本，精点细校详注，不删一字一图，是最佳范本的集成。③以简体横排形式统一装帧，醒目易读，印装精美，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不佞自1985年考入山东中医学院少年班以来，迄今凡25载，其间从事临床工作凡12载，2006年始因兴趣使然而混迹于中医文献界。而校注中医古籍既要倾以全力，又须假以时日，且应具备非常广博细密的知识和十

分认真的态度。读书易，著书难，校书则非善读书者，不能胜其任。鄙人生也晚，智也钝，学识不深，见闻未广，承蒙学苑出版社医药编辑室主任陈辉先生之抬爱，谬承提携，忝为本丛书之主持，疏漏谬误责当自负，敬祈方家不吝匡正。

张效霞

2011年1月

前 言

《伤寒论崇正编》，近代岭南伤寒名家黎天祐积五十年之学养，正百数十节之舛误，精心编注而成，是中医近代史上著名的《伤寒论》注本之一。

黎天祐，字庇留，一字茂才，号乐三，广东顺德人。生于1846年，儒而通医。光绪甲午年（1894）任广州十全堂医局医席，坐堂行医，治病救人，效如桴鼓。民国初年，在广州流水井设医寓“崇正草堂”，大厅悬挂“振兴医风，挽回国命”对联以自勉。为人襟怀广阔，毕生以济世活人为务，常与人说：“人生最可贵者，莫过如尽己之力，为病民服务，何必孜孜为己？”黎庇留在学术上专师仲景，生平论证处方，均以仲景大经大法为本，诊务之余，著书立说，晚年更积其五十年之学养，编注《伤寒论崇正篇》凡八卷，于民国十四年（1925）冬由粤东编译公司出版。

关于《伤寒论崇正编》的编注动机，黎天祐在《伤寒论辨疑》一文中曾说：“《伤寒论》一书，以六经钤万病，约之以阴阳表里，括之以寒热虚实，三百数十法之神明，法外有法；一百十余方之奇妙，方外有方。但叔

和之编次，成无己注疏以后，继续编注者不下百家，各展所长，亦各存偏见。毫厘之差，谬之千里，此《伤寒论》因之难读也。虽柯韵伯等间有阐发补充，《医宗金鉴》亦列出存疑待考诸条，而千百年坠绪，仍未抉微勘正。余临症数十年，认为读《伤寒论》必须从实用出发，将全书融汇贯通，以书勘证，以证勘书，反复考虑，方可得仲景真谛而不致受古人淆混视听之误。”

全书以“尊崇先圣、辨正前贤”为旨，以“分勘合勘，诸注得失抉其微”为特点。所引诸注，上及晋唐宋元金诸家，下则遍涉明清诸派。在编注上则条分缕析，各咀其英，各撷其髓，存各家之长，正诸注之短。其或赞同，或含蓄批评，或直言指正，或阐述自家之见。黎天祐自己曾说过：“《辨太阳病脉证篇》中，‘太阳与阳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条（新辑宋本《伤寒论》第二十三条）。此条大有疑义。余在自著《崇正篇》中提出，谓两经热迫下利，热渴必矣。太阳病必有头痛、发热、恶寒；阳明病必有汗出、热渴。方中麻、桂、生、姜，难解热渴，用之能保无耗真津乎？余于辛卯年正月治一病例可悟及也。病人发热无汗，大渴，面焦，舌焦黄，上吐下利，喘而腹痛。有粗识仲景书者，治以葛根汤，自以为中肯也，然而服后病益剧，大下大吐，腹更痛。后与余商治，诊其一团热气，表里充实，急与葛根黄芩黄连汤。二时服药，六时吐已止，渴减。并告

知病者暂食白菜干粥以清热养津。是夜下利亦止。次日，照原方半剂与服而痊愈。实证固自易医，可见此书不能泥也。此证余所用方并无麻、桂，其表热亦退者，因清里则里和表自和，且葛根取陷者举之，亦能达表也。”“‘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新辑宋本《伤寒论》第十一条）。余在自著《崇正篇》中提出，谓此条大有疑义，以阳根于阴，理固玄妙，然有不可泥者。夫身大热，不欲近衣，凡太阳病发热甚者，所在多有，治之之法，表实用麻黄汤以发表，表虚用桂枝汤以解肌，无不应手而愈。若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余曾治黎某一症可异也。病人躯魁伟，元气充实，己酉四月忽病头眩、心悸，医以六味地黄汤等多服，阴盛格阳，脉微欲绝，全身肤冷，奄奄一息，反而尽弃其衣，并加风扇不停吹风，此真阳欲脱之阴象，若以为热在骨髓而清其热则死必矣。余急以大剂四逆汤、白通汤连日与服，始可停扇，稍能转动。此等格阳大症，病人全身大寒，甚至四肢厥逆，频吹风扇甚于不欲近衣，当时形势如救溺之急，稍纵即逝。然非对《伤寒论》全书融汇贯通，安能认识此等剧证哉？由此观之，‘太阳与阳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疑是错简，热利应以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为是。病人发热反欲得衣，未必表热里寒；而身大寒反不欲近衣，亦难遽断

为外寒内热。此条虽未立方，然据此以用药，贻害非轻。”（广东省医药卫生研究所中医研究室编，广州近代老中医医案医话选编，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111~113.）。

由于黎天祐精通伤寒，并且能在临床中通权达变，因此，每每能够立起沉疴。在数十年的行医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医案，给后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1958年，黎天祐之子黎少庇响应党和政府关于整理名老中医经验的号召，在广东省中医药研究委员会的支持下，将黎天祐遗留下的大量医案“遴选其精英，而增其美辞”，复经肖熙评述，编成《黎庇留医案》一卷并出版发行1000册。

《黎庇留医案》共载医案50余则，以内科疾病为多，也有一些妇科、儿科、外科医案。这些医案，大都为重病、急病、疑难病的治验。其中有很多救误的医案，如“久疟致虚误下”案：患疟，多服凉药及甘遂等攻药，种种虚象显露，一日忽然挟其卧席狂奔，欲投海，黎天祐以为孤阳浮越，虚极乃有此状，用真武汤合桂枝、龙骨、牡蛎；“腹痛戴目峻下例”案：腹痛甚，腹胀甚，躁狂，黑睛上窜，黎天祐确定为“阳明悍气”，当急下之，半日之内，用大承气汤四剂；“三黄泻心汤治大咯血”案：“仰面大喷，如水喉之发射然”，黎天祐以为“如此热甚，非釜底抽薪不可，即与三黄泻心汤”；

“产后腹肿满”案：分娩后腹大如故，血与水点滴未流，医用生化汤，而其腹日大一日，几有欲破之势，疼痛异常，黎天祐以为水血相混，腐败成脓，热极气滞，非大猛烈之剂，不能攻取，用桃仁承气合大陷胸汤。这些案例，都极为精采，认证既真，用药又果敢，所以才能挽狂澜于既倒。

黎天祐善用四逆汤起大症，案中用四逆汤就有十余案之多。如“盛暑少阴直中”案，其人盛暑为寒邪直中，由眩晕而昏迷；“月经过多”案，头眩心悸，面无华色，屡服补气补血药无效；“四逆汤之霍乱症”案，呕吐下利，“下利腹痛之四症，下利而肢厥、牙关紧闭”；“四逆汤治猝脱”案，素无病，忽倒地不省人事，手足厥冷……黎天祐敏锐地以“脉沉微，肢厥”为依据，果断地投以四逆汤，而收立竿见影之效。综合诸案，我们可以看出：黎天祐用附子、干姜，固然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了，但并不像传闻中说的——黎天祐认为古今剂量并无不同，仲景用一斤，他也用一斤，仲景用八两，他也用八两。相反，黎天祐是很审慎的。有的案例，他先用一般剂量，然后再酌情增加用量，如“咳症阴虚阳虚必辨”案，阳虚久咳，用真武汤加减，附子先用五六钱，继之用至一两；干姜由二钱用至七八钱即是例子。此为“渐进”，也就是“递增”的方法。此外，他还有“渐退”之法，就是用四逆汤得效之后，即改用